

杨浦记忆

大杨浦独特的文化景象

■丁常箭 文

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，一定不会忘记，解放初期的上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消费方式，这独特的文化景象给人们留下美丽的回忆。

小时候，我时常随母亲去位于杨浦区扬州路怀德路上的东新戏院看戏。东新戏院在当时杨浦区棚户群中算得比较大的文化娱乐场所，陈设十分简陋，座位用木条椅排成，座位两旁扶手前端开了个洞，用来放置茶杯。舞台除了大幕，就没有其他装饰品，灯光也没有现在华丽多变，音响也是非常普通的扩音器，演员在台上表演，完全靠自己嗓子的真功夫。

在演出间歇，小贩们在剧场内窜来窜去，推销用牛皮纸包装成三角形花生米、瓜子、炒豆，还有胸前吊着香烟盒子的小贩，向人们兜售香烟，续茶水的跑堂跑来跑去为看戏的人添茶，真是一片忙碌的景象，尽管在整个演出期间，噪声不断，却没有一个抱怨的，兴致依然高涨，看到得意之处还情不自禁地鼓掌叫好，气氛很热烈。

像这样非常简陋的所谓“剧场”在杨浦区棚户居住群中，还有不少，如长阳路、齐齐哈尔路（即将家浜）的沪宁戏院。杭州路小木桥附近也有一座小小的“朝阳戏院”以及扬州路、汾州路、通北路还散布着诸如“狮子楼”“天上楼”等戏馆，这些所谓的“剧场”“戏院”尽管简陋，但是演出的节目，却很丰富，有越剧、沪剧、扬剧、淮剧、评弹、说书等等，而且票价很低，一般在1到3毛钱左右，深受广大棚户居民的欢迎，乐此不疲很是红火。

如果说，上述所说的娱乐场所是比较正规的，那么，每逢下午和晚上，特别是周六和周日，在杨浦区扬州路和汾州路一带，那是特别热闹，居住在附近的居民，不管大人、小孩都会情不自禁地去轧一轧闹猛。在那里，下午是各式各样的杂耍表演，走钢丝、转圈圈，应有尽有，卖“狗皮膏药”的，在肚子上插一根筷子，用大砍刀，使劲往肚子上砍，筷子断了，肚子却完好无损，或者用铁丝把自己的胸脯扎得一圈一圈的，似市场上卖的素鸡，然后用气功将铁丝

挣断；卖梨膏糖的唱起各种地方小调，引来阵阵哄笑；要说小朋友最喜欢看的，那就是“猢猻拆把戏”了，你看小小猴子，在主人的指挥下，翻跟头竖蜻蜓，时不时还很乖巧地换上各种脸谱，逗得小朋友及围观者哈哈大笑，这猴子特精，趁此时，拿着小锣四处讨赏钱。

到了晚上，又是一番“文化夜市”，那些还没有资格上剧院演出的草根艺人，在这时就可以大显身手。唱评弹的，唱地方戏曲的（宁波滩簧、浦东说唱等），唱二三十年代小曲的（男的拉小提琴，女的引吭高歌），说书的（评话），都会在扬州路、汾州路上，自占一块地，摆上长条凳，一张破桌子放着煤油灯，条件差的，点上一支蜡烛充当照明，待观看的人群到了差不多，演出正式开场了，中间休息十分钟，这十分钟就有专人绕场收钱，看戏听书的随便掏钱，五分、一毛都可以，没有钱的也不要紧，只管站着坐着看戏听书，江湖上讲的是“有钱的帮个钱场，没钱的帮个人场”。可见，讲人气，并不是现在市场经济的专利。我对《三国演义》《七侠五义》《封神榜》《水浒传》等这些古典文学的认识基础就是在那时打下的。

大杨浦还有一种奇特景象，也算是一种文化现象吧，现在的青年群众应该都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就是街头小巷的流动小贩叫卖声——卖西瓜的吆喝着“莎啦啦甜格来，三分五分买一块来”；挑着担子，敲着竹梆，“笃笃笃！卖糖粥”；卖炒白果的“甜白果来糯白果，坏脱一颗调十颗”；卖油炸臭豆腐，将炸得金黄的臭豆腐用稻草串成一串，淋上甜面酱或辣糊，很受人欢迎；更有趣的是卖炒货的，头顶上戴着假发做成的辫子，扎上红头绳，穿街走巷，口唱上海小调《小热昏》挨家挨户叫卖，时不时往人手中塞上几颗“三北盐炒豆”椒盐花生米，让人尝尝，别有一番风情。这种推销现象，倒也是大杨浦独有的一道风景线，它留给我们这代人的感觉是祥和而难忘的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，一场十年浩劫，使这些马路娱乐场所和文化景象，在“灭四旧”中，消失殆尽，就再也没有恢复起来，这种马路文化氛围和形式，留在了我们这代人的记忆中。

是金榜无名。

从此以后赵同学羞回乡里，流落京城，替人作文写字，等待下次“高考”，直弄得衣衫褴褛。当然在此期间赵同学又在京城的各个角落留下了诗文无数。

某夜，浪漫的仁宗皇帝做了异梦，第二天召来“国家气象总局”的苗太监占卜，得出皇帝即日要得一人的结论。于是君臣二人上街撞大运去，穿街过巷，最后进了一个酒楼，仁宗皇帝的扇子跌落楼下。

话说有个神棍在身边是比较好玩，丢了扇子也不用去找，因为苗太监又占一卜，得出扇子会在今日重现的结论。

结果就如读者猜想的一样，赵同学拾到扇子，归还物主——不过扇子上已经被他下手题了诗。

赵同学已经不认识仁宗皇帝了，多半他第一次就没敢抬头看。经过一番谈话，仁宗皇帝认为赵同学在“社会大学高复班”学得不错，更因为相信此君就是梦里上天要降给他的才俊了，于是大笔一挥，赵同学立刻



午后 ■胡昌萍

岁月悠悠

鱼儿记趣

■楚君 文

中国有“鲤鱼跳龙门”一说。但按我的经验，我觉得鲤鱼跳龙门，可能是受了惊吓，也有可能因某段河流湍急，水流挤压，或因河床垒石挡道，或因被大鱼追捕……看电视记录片，在美国有一个滨临大河的小镇，时不时见鲤鱼跃出水面，一蹦3米高。“飞鲤鱼”多了，小镇的主事者决定搞一个捕鱼比赛。参赛的居民坐在飞驰的摩托艇上，一个个举着网罩兜“飞鲤鱼”，就像我们小时候用网罩捕捉蜻蜓蝴蝶一样。此次比赛，3000多人的小镇，200多人参加了，斩获丰盛。小镇居民在沙滩边搬来一排排火炉，在火炉的铁丝架上滋滋滋地烤鱼。我想接下来应该大啖一顿，看到烤熟了的冒着油的焦黄鲤鱼谁会不嘴

馋？但是，小镇人没有一个人吃鱼，他们将鱼烤熟后，再做鱼粉，用于肥田，好吃的鱼成肥料了，大概美国人不爱吃多刺的鱼，鲤鱼刺多，他们怕卡喉咙呢。

三文鱼，就是鲑鱼。其生殖过程真的是轰轰烈烈。它们成群结队，从大海回归自己出生的淡水河。一路上逆流而上，处处有阻截——鸥鹭俯冲下来抓吃；冰块上的北极熊，动作敏捷地半路打劫，用熊掌把鱼捞上来，美餐一顿；鲑鱼自个儿从瀑布上跃身一跳，撞在石头上，九死一生终不悔，历尽千辛万苦，最后带着累累伤痕，在淡水河的河床沙泥上产卵，完成任务后双双死去。小鲑鱼长大了，又从淡水河出发，回归大海。跟它们的父辈不同，这次它们是顺流而下。小鲑鱼的前面，是铺满了阳光的富饶之海，绿茵茵的海草间，红彤彤的珊瑚礁丛，小鱼小虾穿梭往来，饵料丰盛，小鲑鱼少年壮志不言愁啊。

海鸥，港口的清道夫，它总是不停地飞，胃口也大。船上人叫海鸥

为“刚板”，把不晕船的老船员叫做“老刚板”。每次我们起网收鱼，它们总是一大群一大群的，像轰炸机一般，翅膀下旋转着强大的气流，哇哇乱叫，上下盘旋，抢着叼钻在网眼的鱼，叼到了，急吼吼地咽下去，吃相很不好看。海鸥会停下来吗？年轻时在渔船上，我看着尾随着我们船的不知疲倦的海鸥，心里老是想着这个问题。听老船员说，它们飞累了，会到附近的岛屿去歇歇脚。有一次风浪连续刮了几天，把海水都刮得浑浊发黑了，我们的船不能放网作业，只能在海上漂流，等着风停下来。我看到一只只海鸥收拢了翅膀，偃伏在起伏的海面上，随波逐流，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，全然没有了以往那种强悍的样子。原来海鸥也有泄气的时候。

文苑投稿邮箱：
zfk@yptimes.cn，欢迎投稿

书山寻径

故事里的八卦——《赵伯升茶肆遇仁宗》

■漫漫 文

《喻世明言》中，《赵伯升茶肆遇仁宗》一节，故事颇有喜感。

话说赵伯升同学去京城参加“高考”，信心满满。这位同学青年才俊，好读诗书，也没啥不良嗜好——要是说有，就是太爱作诗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口占一首。

为什么说是不良嗜好呢？因为这位同学的诗不是安分作在自家本上，而是走哪儿写哪儿。饭馆的墙壁上，客棧的卧床边，乃至捡到别人遗失的纸扇上。换了在今天，赵同学一定热衷写博客。

省略中间诗文。话说“高考”阅卷结束以后，众考官一致推选赵同学列入三甲人选。但是仁宗皇帝在他的试卷上看出一个错字，便召赵同学来问话。

这时候赵同学得意忘形，忘了见老师或者见领导最重要的一条“态度，关键是态度”，不承认那是错字。用今天的话来翻译他的回答：“我从来不写错别字，我写的是通假字。”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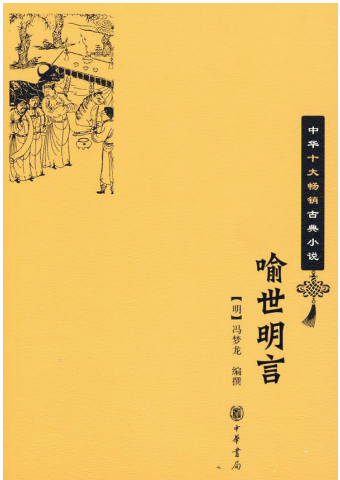
变身封疆大吏。君臣三人大说，纷纷作诗留念。

到这里就算是一个中国式故事的结局了，不过因为赵同学上任的过程也很有喜感，我再啰嗦几句，这对我今天要八卦的人很重要。

赵同学得了皇帝的推荐信，径直去往他要上任的地界。不过这时候他仍然不知道给他这封推荐信的贵人便是皇帝，更不知道手上这封便是上任文牒，只当自己要去投靠当地现任封疆大吏谋个差事。及至自己到了目的地，闻之他要投靠的现任正好解职，心头郁闷非常，少不得又吟诗一首。最后惆怅行到接官亭上，当地官员跪了一地，赵同学才恍然大悟，作诗一首。

这个故事里的赵同学和苗神棍都查无可考，我要八的是仁宗皇帝，因为这个皇帝在中国妇孺皆知——狸猫换太子里面的太子就是他，包青天时候的在位皇帝就是他。

关于这个皇帝的另一个文坛故事就是柳永。才子柳永不但词赋极佳，据说相貌也颇为出色，于是得到众多粉丝追捧，死后那些粉丝仍然年年凭吊——考虑到这些表现狂热的粉丝极大多数都是歌姬，那个场面一定蔚为壮观。可是柳永一生未曾入仕，原因就是仁宗皇帝见了他写的不求富贵功名自在月下填词的词赋，恨他轻浮，让他一生自去奉旨填词。



诗抒胸臆

萤火

■杨远富

夜海茫茫
雾随风卷起无边
的浪
浪间忽现一点一点
亮光
多像移动的航标灯
为夜航的空濛指明
方向
便缩短了归航

尤其是夜黑风高
既无月亮又没星光
那一闪一闪如霓虹
闪亮
才让夜行人不觉天
黑路长
走过原野过山岗
不会走失希望

是生命就会绽放
绽放出自己的热和光
虽然没有给力的翅膀
腾云到高空去翱翔
却可在无言中汇聚
起能量
需要时就点燃心中
的太阳